

傳法正宗記卷第二

約二

酌之則法華先而涅槃後也方說法華而大迦葉預焉及涅槃而不在其會吾謂付法之時其在二經之間耳或謂如來於靈山會中

捻花示之而迦葉微笑即是而付法又曰如

來以法付大迦葉於多子塔前而世皆以是爲傳受之實然此未始見其所出吾雖稍取

亦不敢果以爲審也曰他書之端必列七佛

而此無之豈七佛之偈非其舊譯乎曰不然

夫正宗者必以親相師承爲其効也故此斷

自釋迦如來已降吾所以不復列之耳吾考

其寶林傳燈諸家之傳記皆祖述乎前魏支

彊梁樓與東魏之那連耶舍此二梵僧之所

譯也或其首列乎七佛之偈者蓋亦出於支彊耶舍之二譯耳豈謂非其舊本耶然寶林

傳其端不列七佛猶吾書之意也

傳法正宗記卷第一

約一

藤州東山沙門釋

契嵩

編修

天竺第一祖摩訶迦葉尊者傳

天竺第二祖阿難尊者傳

天竺第三祖商那和修尊者傳

天竺第四祖優波毘多尊者傳

天竺第五祖提多迦尊者傳

天竺第六祖彌遮迦尊者傳

天竺第七祖婆須蜜尊者傳

天竺第八祖佛陀難提尊者傳

天竺第九祖伏馱密多尊者傳

天竺第十祖脣尊者傳

天竺第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傳

天竺第一祖摩訶迦葉尊者傳

摩訶迦葉尊者摩竭陀國人也姓婆羅門其父號飲澤母號香志始生姿質美茂其體金色而照曜甚遠相者曰是子夙德清勝法當出家父母憂之乃相與謀曰必美婦可糜其

心稍長苦爲擇娶而尊者辭不得已乃紿之
曰非得女金色如我不可爲偶父母乃以婆
羅門計鑄金人輦行其國因觀者求之果得
金色女如迦葉者遂以室之先是毗婆尸佛
滅後衆以其舍利建塔塔之像其面金色缺
壞是時迦葉方爲鍛金師會有貧女持一金

錢求治爲薄欲往補之迦葉聞且樂爲補已
因相與願世世爲無姻夫妻以是報九十一
劫體皆金色後生梵天天之壽盡乃出此婆
羅門富家及是夫婦而其體復然故初名迦
葉波此曰飲光蓋取其金色之義也記內
華言者如此迦葉波之類多有或
本前緣已傳不敢輒以梵華教之也然皆

清淨雖偶未嘗有男女意終亦懇求出家其
父母從之即爲沙門入山以杜多行自修會
空中有告者曰佛已出世請往師之尊者即
趨於竹林精舍致禮勤敬如來乃分座命之
坐而大衆皆驚謂其何以與此如來知之乃
說其夙緣以斷群疑尋爲之說法而尊者即

座成道然其積修勝德而智慧高遠故如來
嘗曰我今所有大慈大悲四禪三昧無量功
德以自莊嚴而迦葉比丘亦復如是一朝乃
以正法付之囑其相傳無令斷絕復授金縷
袈裟命之轉付彌勒及如來般大涅槃而尊
者方在耆闐崛山是時地震光明照曜即以

天眼知之乃謂衆曰佛涅槃矣嗟乎正法眼
滅世間空虛與其徒即趨于拘尸那城既至
乎雙樹之間而如來既化已內於金棺尊者
大慟遂感如來足出於棺以慰其哀慕尋致
旃檀白疋以資其閻維既而尊者謂金剛舍
利宜與人天爲其福田吾等比丘當務結集
頃通華言者如此迦葉波之類多有或
本前緣已傳不敢輒以梵華教之也然皆

以惠來世爲其大明即以神通自昇須彌之
頂而說偈曰

如來弟子且莫涅槃得神通者當赴結集
遂擊金鍾其偈因鍾聲而普聞故五百應真
或云一千皆會於畢鉢羅巖唯阿難以漏未盡不
得即預宿戶外終夕思之及曉乃得正證遂

以之叩戶相告尊者曰若然汝可以神通自
力鑰中入阿難如其言而至是時僉議三藏
者宜何爲先尊者曰乃宜先修多羅因謂諸
聖曰此阿難比丘德持第一而常侍如來其
所聞法如水傳器無有遺餘宜命以集修多
羅藏次命優波離以集毗尼藏復命阿難集

阿毘曇達磨藏他部或云命迦旃延已而尊者即入願
智三昧觀其所集果無謬者然尊者處世方
四十五年終以結集既畢而說法度人亦無
量矣念自衰老宜入定於雞足山以待彌勒
故命阿難曰昔如來將般涅槃預以正法眼
付囑于我我將隱矣此復付汝汝善傳持無

約二三

使斷絕乃說偈曰

法法本來法 無法無非法 何於一法中

有法有非法

阿難於是作禮奉命復念如來舍利皆在諸

天欲往辭之遠陵虛徧至塔廟禮已而還復

以夙約必別於阿闍世王及至其門會王方

竊因謂闍者曰摩訶迦葉將入定於雞足山
故來相別王起奏之遂以此周孝王之世冒
然入其山席草而坐自念今我被糞掃服持
佛僧伽梨必經五十七俱胝六百千歲至
于彌勒出世終不致壞乃語山曰若阿闍世
王與阿難偕來汝當爲開去已復合於是寂
然乃入滅盡定是時大地爲之動而阿闍世
王亦夢其殿梁忽折及覺而司門者果以尊
者之語奏王聞泣下爲之歎息即詣竹林精
舍拜阿難命之同往逮至雞足而其山果闢
尊者定體而儼在其間王且哀且禮命香薪
欲爲焚之阿難謂王曰未可燔也此大迦葉
方以禪定持身而俟彌勒下生授佛僧伽梨
乃般涅槃王聞此而敬之益勤及王與阿難
引去而其山合如故

天竺第二祖阿難尊者傳

阿難尊者王舍城人也姓刹帝利斛頤王子
而釋迦如來之從弟也始名阿難陀此云慶

喜亦云歡喜蓋當如來成道之夕而尊者乃生王之家大慶且喜以故名之然有奇相而聰明睿智不比凡者少時聞如來出世乃用世幻自感以如來初從釋氏而出家成大聖道因往求為其弟子如來許為之說法遂成須陀洹果方如來欲人參侍而尊者獨為大

衆所推其智慧善巧而知時所宜頗合聖意然其往世於佛有大功德故所聞法皆能記之若水傳器而無有失者故如來嘗稱其總持第一及如來垂般涅槃而尊者方在娑羅林外為魔所亂如來即勑文殊師利將呪往解尊者因與文殊偕還而禮觀如來如來化

約二

已大迦葉會諸羅漢於畢鉢羅巖結集法藏獨以尊者大智多聞而常侍如來其聞法最詳乃白衆請之以集修多羅阿毘曇達磨藏尊者領命遂說偈曰

比丘諸眷屬 離佛不莊嚴 猶如虛空中
衆星之無月

尋作禮大衆乃升法座而曰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某處說某經教乃至天人等信受奉行是時大迦葉復問衆曰阿難所言其錯謬乎皆曰無異世尊之所說者也及大迦葉將入定於雞足山乃以如來所授正法眼付之尊者使其傳之勿絕自是以法遊化諸方一日

尊者至一竹林之間初聞比丘有悞誦偈曰若人生百歲不見水老鶴不如生一日而得覩見之尊者因之歎息曰如來乃世正法之眼何速寂滅使此群生失所依止而迷謬聖教乃語其人曰是非佛意不可依之汝應聽我演正偈云若人生百歲不解生滅法不如

生一日而得解了之是比丘乃以聞其師師反謂阿難衰老其言謬妄豈宜信乎汝可如前誦之尊者他日復聞誦其前偈問其何以然而不從所教是比丘者遂說其師之意尊者以其不重自語而益惑之因入三昧欲求尊聖為之證者然終不能得於是念之佛與

約三

衆聖皆已涅槃必何從而明之當是時也地爲之動少頃光明遽發俄然有一聖宿大士示現爲其說偈而證之曰

彼者諷念偈 實非諸佛語

今遇歡喜尊

而可依了之

彼師弟子視大士神奇乃稟其言即誦尊者

所說遂以之得第二果尊者既得見證而益

自警謂身危脆猶若聚沫况其衰老何堪久乎欲趣泥洹復以阿闍世王嘗慨不見如來迦葉二尊聖所般涅槃因約阿難若當寂滅願示其期而尊者故往告之及王之門而闍

者詞之以王方寢不敢以聞然王於其夢適

見一蓋七寶飾之千萬億衆繞而瞻之俄有風雨暴至遂吹折其柄寶皆委地王驚及寤會闍者以阿難事奏王聞之遂失聲號慟哀感天地即詣毘舍離城方見尊者坐恒河中流王遽禮之而說偈曰

稽首三界尊 棄我而至此 暫憑悲願力

且莫般涅槃

是時毘舍離王亦在河側復說偈曰
尊者一何速 而歸寂滅場 穎住須臾間
而受於供養

尊者見二國王皆來勸請亦說偈曰
二王善嚴住 勿爲苦悲戀 涅槃當我淨

而無諸有故

尊者於是乃自念曰我若偏住一國而滅度之諸國必諍非其當也此應以平等而度諸有情遂即恒河之中流而欲涅槃其時大地六種皆震先有五百仙人棲於雪山及是相與乘空而來禮尊者足曰今我等定於長老當證佛法願乘見度尊者默而許之即變琬伽河悉爲金地遂爲之說大法要尊者又念先時所度弟子宜當來集須臾五百羅漢自空而下爲其出家受戒仙者尋皆得四果然其仙衆之中有二羅漢一曰商那和修一曰

約二
未田底迦亦云未

尊者知其皆大法器而命

之曰昔如來以正法眼付大迦葉迦葉入定而付於我我今將滅用傳汝等汝受吾教當聽偈言

本來付有法付了言無法各各須自悟復謂商那和修曰汝善行化而護持正法無

令斷絕謂末田底迦曰昔佛記云滅度五百歲中當汝於罽賓國敷宣大法後宜往之以興教化已而尊者起身虛空作一十八變入風輪奮迅三昧乃分身四分一恵忉利天一惠婆竭羅龍宮一惠阿闍世王一惠毘舍離王得者各建寶塔而供養之是時當此周夷

王之世也

天竺第三祖商那和修尊者傳

商那和修尊者摩突羅國人也亦曰舍那婆斯姓毘舍多其父號林勝母號嬌奢耶處胎凡六載始生而身自有衣隨體而長梵曰商諾迦猶此曰自然服者始西域有瑞草常產

於勝地遇得道聖人出世其草則化為九枝以應之及尊者之生而化草果然初事雪山仙者會其仙師從阿難求度而尊者皆預其出家尋成道為阿羅漢至是其胎衣遂變為九條法服先是如來行化嘗至摩突羅國見一茂林顧謂阿難曰此林其地名優留茶吾

七

滅度後近百年當有比丘商那和修於此說法度人阿難滅後而尊者以其法遊化至是欲圖居之會有二火龍借占其地遂暴作風雨以張其威尊者乃入慈三昧以降之因謂龍曰佛昔記此當為伽藍汝宜見捨龍以佛記故喜捨之尊者遂以立精舍而說法廣度人天果符佛語久之尊者念欲付法因入三昧觀佛所記聖士為其後者必在何國出定乃以神通獨之吒利國訪其長者首陀善意之舍善意相見禮已乃問其所以來尊者曰我生子然故來命侶善意曰我嗜壯樂不暇相從俟有子當以奉法尊者即稱善去之其

後善意果有子一曰優波吉羅二曰優波談摩及育其三者曰優波毘多尊者知必法器復詣善意而謂之曰此第三子者優波毘多適合佛記當襲我傳法汝宜捨之善意以佛記故不敢見拒於是毘多即從其出家尊者因問之曰汝年幾耶曰我年十七又曰汝身

十七性十七耶毘多乃曰師髮已白爲髮白耶而心白耶尊者曰我但髮白非心白也毘多因曰我年十七性非十七耳尊者益器異之及其得戒成道乃命之曰昔如來以大法眼付囑大迦葉迦葉入定而付我大師慶喜以至於我我今以授於汝汝善傳之勿使其

三昧而汝皆未之知復謂毘多曰如來三昧辟支不識辟支三昧羅漢不識吾師阿難三昧而我不識今我三昧汝豈識乎是三昧者心不生滅住大慈力遼相恭敬其至此者乃可識之而毘多弟子既見其神奇皆伏而悔謝和修復爲說偈而教之曰

絕聽吾偈曰
非法亦非心 無心亦無法 說是心法時
是法非心法

已而尊者往隱於罽賓之象白山欲以禪寂自居未幾會於定中乃見毘多五百弟子慢而不恭遂往正之既至會毘多不在即坐其

通達非彼此 至聖無長短 汝除輕慢意
疾得阿羅漢

毘多諸徒以是皆得證四果尊者尋起身虛空作一十八變以三昧火而自焚是時也當此周宣王之世也毘多乃以其舍利建寶塔於迦羅山勝處與人天共其供養

天竺第四祖優波毼多尊者傳

優波毼多尊者吒利國人也亦曰優波崛多
亦曰鄒波毼多姓首陀氏父曰善意年始十

七會尊者商那和修至其舍化導因從之出
家至二十乃證道成阿羅漢遂廣遊化初至

摩突羅國說法其衆翕然大集而所聞者皆

得證道方尊者說法之時諸天兩華地祇皆
現雖魔宮亦爲之動而波旬憂之遂來作難
以其魔力蜃化花與玉女欲亂其聽法者尊
者即入三昧察其所以魔乘其在定持瓔珞
輒縻其頸尊者定起知魔所爲乃取人狗蛇
三者之屍化爲花鬘命波旬以更語慰之曰

約二九

汝與我瓔珞甚爲珍惠吾有花鬘以相奉酬

魔大喜乃引頸受之即復爲三者腐屍臭穢
魔甚惡之詞於尊者曰何用屍而相加乎尊
者曰汝以非法之物欲亂我道衆吾以是物
應汝之意又何厭乎魔於是盡自神力而不
能去之即昇六欲天告諸天主又詣梵王求

其解免天各謂曰彼十力弟子所作神變豈
我天屬而能去之波旬曰其將奈何梵王曰
汝可歸心尊者必得除之乃爲說偈教其四
七曰

若因地倒還因地起離地求起終無其理
波旬稟其言下天復趨於尊者禮悔懲至尊

者曰先聖命我降汝雖然汝以是遷善乃得
事佛不墮惡趣魔聞喜之曰尊者蓋爲我致
大饒益願爲去此腐屍曰汝於正法不燒害
否波旬曰伏而奉教不敢爾也尊者即爲釋
之因謂波旬曰汝嘗覩如來今可試現示我
瞻之魔曰現固不憚願尊者不必致禮即入
林間化爲如來而奇相儼如與其侍從自林
而出尊者一見其心忻然若真覩大聖不覺
體自投地乃即禮之魔不勝其禮戰掉自失
及尊者拜起不復見適尊儀波旬自禮足尊
者而說偈曰

稽首三昧尊十力大慈足我今願廻向

勿令有劣弱

後之四日波旬大領天衆復來作禮讚歎而去然尊者化導而後聖因其所證者最多初每度一人則以一籌置於石室其室縱十八肘廣十二肘而籌盈之昔如來嘗記尊者當爲傳法四世之祖謂其雖無相好而所化度

如如來之日無異至是而大聖之言驗矣最後乃有長者子曰香衆從尊者固求出家尊者問之曰汝身出家心出家耶香衆曰我出來出家非爲身心曰不爲身心復誰出家曰夫出家者無我我故無我我故即心不生滅心不生滅即是常道諸佛亦常心無形相其體

亦然尊者曰汝當大悟心自通達宜依佛法僧紹隆聖種即爲披剃受具足戒仍告之曰汝父嘗夢金日而生汝以是可名提多迦尋謂之曰如來以大法眼藏次第傳受以至於今今復付汝聽吾偈曰

心自本來心 本心非有法 有法有本心

非心非本法

既而起身太虛示十八變復其座跏趺而化當此周平王之世也多迦乃以室籌而闡維之收其舍利建塔供養

評曰他書列龜多之事甚衆此何畧乎曰此蓋務其付受之本末耳夫如來之後其化導天竺第五祖提多迦尊者傳

提多迦尊者摩伽陀國人也其姓未詳初名香衆少時會龜多尊者盛化於摩突羅國因

從其出家以應對詣理龜多器之則與落髮受具始尊者生時其父嘗夢金日自舍而出灼然照曜天地復有寶山與日相對而山之頃流泉四注至是龜多尊者乃爲解之曰寶山者吾身也流泉者法無盡也日從屋出者汝入道之相也其照曜天地者汝智慧之發

曇也因易今之名梵語提多迦此日通真量
蓋取其夢之義也然如來昔嘗記之及此皆
驗尊者得其師之說忻然奉命遂禮之乃以
偈讚曰

巍巍七寶山 常出智慧泉
迴爲真法味

能度諸有緣

迦多尊者亦以偈而答曰

我法傳於汝 當現大智慧 金日從屋出

照曜於天地

既而尊者以法自務遊化尋至中印上會其
國有大仙者八千人其首曰彌遮迦聞之遂
帥衆詣尊者而禮之曰念昔與尊者同生梵
天我遇阿私陀仙授之仙術而尊者證果乃
得應真自是分離已更六劫尊者曰仙者所
指誠如其言然汝之務仙終何所詣曰我雖
未遇至聖然阿私陀尊仙嘗記之曰却後六劫
當因同學得無漏果今之相遇豈不然耶尊
者曰汝既知爾便可出家仙法小道非能致

人解脫吾久於化導亦欲休之汝果趣大法
豈宜自遲遮迦喜其言即求出家是時遮迦
之衆見其尊仙如此皆慨之謂多迦何足師
者而從之出家尊者遂知衆心齟齬欲其信
之即放光明超步太虛而若履平地乃以所
化寶蓋覆其仙衆復有香乳自其指端而注

乳間現蓮蓮間化佛仙衆視其神變非常遂
率服皆求出家尊者受之因謂雖然汝屬宜
正念依佛使僧威儀自然而成不須工爲仙
衆如其言而鬚髮果自除去袈裟生體尋得
戒皆成四果聖人尊者尋獨命遮迦曰昔如
來以大法眼密付大迦葉展轉而至於我我
今付汝汝當傳持勿絕聽吾偈曰

通達本心法 無法無非法 悟了同未悟
無心亦無法

偈已尊者起身太虛呈十八變用火光三昧
而自焚之是時也當此周莊王之世也彌遮
迦與衆收其舍利建塔於班茶山而供養之

天竺第六祖彌遮迦尊者傳

彌遮迦尊者中印土人也未詳姓氏既與其神仙之衆皆師提多迦尊者得度而證聖果遂以其所得之道遊化諸方一日至北天竺國俄見其城堞之上有瑞雲如金色乃顧謂左右曰此大乘氣也茲城當有至人與吾嗣

法及入其國至市果有一人持酒器逆遮迦而問之曰尊者何方而來欲往何所答曰從

自心來欲往無處又曰識我手中物否答曰此是觸器而負淨者又曰尊者其識我否答

曰我即不識識即不我遮迦復謂之曰汝可自道姓氏吾則後示本因其人遂說偈而答

之曰

我今生此國 復憶昔時日 本姓頗羅墮
名字婆須蜜

尊者聞之乃悟其緣謂婆須蜜曰吾師提多

迦嘗言如來昔遊北天竺謂阿難曰此國吾滅後三百餘年當有聖人姓頗羅墮名婆須

蜜出爲禪祖當第七世斯如來記汝汝應出家其人遂置器禮於尊者傍立而言曰我思往劫嘗爲施者獻一如來寶座彼如來記我曰汝於賢劫當得佛法爲第七祖今之所喜乃其緣也尊者大慈幸見度脫尊者即爲其剃度以圓戒德尋命之曰我方老邁將般涅槃如來正法眼藏今以付汝汝當傳之無使斷絕聽舌偈曰

無心無可得 謂得不名法 若了心非心始解心心法

偈已尊者即入師子奮迅三昧騰身太虛高
七多羅樹却逐其座化火自焚而天人悲慟
哀感天地其時當此周襄王之世也婆須蜜
乃收其舍利以七寶函貯之建塔寘其上脣
而供養之

天竺第七祖婆須蜜尊者傳

婆須蜜尊者北天竺國人也姓頗羅墮常衣
淨衣持酒器遊處里巷而吟嘯自若人頗不

測或謂其狂及遇彌遮迦尊者明其夙緣遂
授器即從之出家尋得付法及遮迦滅已乃
廣其教化至迦摩羅國方大為勝事遽有一
智士趨其座前自謂我名佛陀難提今與尊
者論義須蜜曰仁者論即不義義即不論若
擬論義終非義論難提以其義勝甘心服之

遂告曰我願求道預甘露味尊者乃與度之
特命四果聖人為其受戒未幾乃命之曰如
來正法眼藏今以付汝汝其傳之慎無斷絕
聽吾偈曰

心同虛空界 示等虛空法 證得虛空時
無是無非法

已而須蜜起身至十八變乃入慈三昧以趣
寂定是時釋梵與諸天衆皆來作禮而說偈
曰

賢劫聖衆祖 而當第七位 尊者哀念我
請為宣佛地

須蜜定已七日以是乃出而示衆曰我所得

法而非有故若識佛地離有無故語已復入
寂定示涅槃相天衆聞法皆喜而禮之遂散
其天花其時當此周定王之世也難提即其
本座建寶塔以秘其全體

天竺第八祖佛陀難提尊者傳

佛陀難提尊者迦摩羅國人也姓瞿曇波氏

生時頃有肉髻光彩外發性大聰明文字能
一覽悉記年十四乃慕出家專以梵行自修
及婆須蜜尊者來其國難提一旦就之發問
遂伏其勝義則依之為師尋得付法亦領徒
廣務遊化初至提伽國先是其國有毘舍羅
家生一子號伏馱蜜多年已五十而口未嘗

言足未嘗廢父母不測其何緣皆為憂之或
以問其國之習定業者定者不能決謂其父
母曰將有大士傳佛心印非久至此汝可問
之及尊者入國過毘舍羅之門俄見有白光
發其舍上尊者指之謂其衆曰此家當有聖
人口無言說真大乘器不行四衢知所觸穢

是必嗣吾大隆教化其所度者當有五百成聖果者又曰其光上貫者表其承我而得法其光下屬者表其所出得人然其所出之者號脇比丘心大如地當繼我爲第三世也於是毘舍家主遂出問其所來欲須何物尊者曰我來求人非須物也主曰我家豈有奇人誰爲最道者

尊者即以偈答之曰
汝言與心親 父母非可比 汝行與道合
諸佛心即是 外求有相佛 與汝不相似
若識汝本心 非合亦非離
蜜多聞法甚喜乃懃懃致禮尊者遂與之出家召衆賢聖爲其受戒後乃命曰如來法眼

約二

五

密傳至我我今以付囑汝汝其相傳勿令其絕聽吾偈曰
虛空無內外 心法亦如此 若了虛空故
是達真如理
蜜多幸得法偈即起身太虛散衆寶花說偈
而讚之曰

我師禪祖中 適當爲第八 法化衆無量
悉獲阿羅漢

尊者付其法已遽起本座卓然而立現大神
變自其腹發異光八道照曜大衆而被其照
者僅五百人獲第二果乃般涅槃其時當此
周景王之世也衆遂即其所建寶塔以閱其

全體

天竺第九祖伏馱蜜多尊者傳

伏馱蜜多尊者提伽國人也姓毘舍羅氏蜜
多父母既疑其平生及遇難提尊者說其夙
緣曰此子往世明達於佛法中欲爲大饒益
悲濟群生故嘗自願若我生處當不爲父母

恩愛所纏隨其善緣即得解脫其口不言者表道之空寂也其足不履者表法無去來也於是其父母之疑惑然大釋遂樂以師於難提得法乃遊化至中印土先是其國有長者曰香蓋香蓋有子曰難生難生雖穀食而絕無滓穢至是香蓋携之來禮尊者且曰此子處胎凡一十六年及誕頗有奇夢亦嘗會仙者相曰此兒非凡器當遇菩薩見度適會尊者蓋其緣也願以之出家香蓋遂謂其子曰汝已出家無以我在茲而心喜我返家而生惱尊者即曰我今所在豈有彼此諸漏已盡安得生惱寧多以故度之未幾遂以法付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以付汝汝其傳之無使斷絕汝受吾教聽吾偈曰

真理本無名 因名顯真理 受得真實法

非真亦非僞

尊者付其法已自念久於化導所化已辦當以滅盡三昧而自息之於是遂般涅槃諸天

皆作樂供養沸渭於虛空是時也當此周敬王之世也脇比丘遂以香薪而闍維之斂其舍利建寶塔於那爛陀寺

天竺第十祖脇尊者傳

脇尊者中天竺國人也其姓未詳本名難生以其久處胎故也初尊者將生而其父香蓋

遂夢一白象背負寶座座之上寘一明珠從其門而出至一法會其光照曜於衆既而忽然不見及誕果光燭於室體有奇香父異之成童會伏馱蜜多尊者化於其國香蓋遂携以詣之道其所生之異求與出家蜜多許之會七阿羅漢爲受具戒方納戒乃於壇之上

現其瑞相空中復兩舍利三七粒然尊者修行精苦未嘗寢寐雖晝夜而脇不至席以故得號脇尊者既預付法乃遊化他土尋至花氏國而憩於樹下遽以右手指地而謂衆曰此地變金色當有聖者入會少頃其地果為金色俄有一長者之子曰富那夜奢遂至其

約二

十七

前合掌而立脇尊者遂問曰汝從何來夜奢
曰我心非往尊者曰汝從何住曰我心非止

尊者曰汝不定耶曰諸佛亦然尊者曰汝非
諸佛曰諸佛亦非尊者因說偈曰
此地變金色 預知於聖至 當坐菩提樹
覺花而成已

夜奢亦說偈而酬之曰

師坐金色城 常說真實義 迴光而照我

令入三摩諦

因告之曰我今願師尊者幸與出家脇尊者
聽之即為剃度命四果聖者與其受戒後乃
命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以付汝汝其流傳
勿令之絕聽吾偈曰

真體自然真 因真說有理 領得真真法
無行亦無止

既付其法即本座超身太虛而入涅槃以三
昧火而自焚之其舍利自空而下不可勝數
衆竟以衣械接之是時當此周正定王之世

也其衆尋建塔廟以祕舍利而諸天布寶蓋
以覆之

天竺第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傳

富那夜奢尊者花氏國人也姓瞿曇氏其父
曰寶身號為長者初寶身有子七人各有所
尚其一曰富那般多好學仙術次二曰富那

金子好常寂靜次三曰富那月光好角力相
擊次四曰富那勝童好惠施念佛次五曰富
那波豆好殺嗜酒次六曰富那吉丹耽於嗜
欲次七即富那夜奢淡然無所好惡其心不
靜不亂非凡非聖嘗曰若遇大士坐於道場
我則至彼親近隨喜及脇士者至其國方興
佛事而尊者遂詣其會應對響捷言皆造理
果於脇尊者得正法眼遂以之遊化道德所
被不啻千萬之衆然其得聖果者盈五百人
後至波羅奈國遂有一長者來趨其會算者
謂其衆曰汝等識此來者耶佛昔記云吾滅
後將六百年當有聖者號馬鳴出於波羅奈

國說法於花氏城摧伏異道度人無量今其

人也然吾亦夜夢大海偏溢乎一隅方欲決之其水遂沛然流潤諸界今此來者蓋其大海者也將從吾出家以法濟人其流潤者也於是馬鳴致禮前而問曰我欲識佛何者即是尊者曰汝欲識佛不識者是曰佛既不識

焉知是乎尊者曰既不識佛焉知不是曰此

是鋸義尊者曰彼是木義却問鋸義者何馬鳴曰與師平出却問木義者何夜奢曰汝被我解馬鳴遂悟其勝義忻然即求出家夜奢乃爲度之以受具戒然其會中因之而證第四果者凡二百人其後命馬鳴曰汝當轉法輪爲十二世祖昔如來大法眼藏今以付汝汝其傳之聽吾偈曰

迷悟如隱顯 明暗不相離 今付隱顯法

非一亦非二

付法已尊者即逞神通爲一十八變却反其座泊然寂滅其時當此周安王之世也衆遂

建塔以閱其全體

評曰唐高僧神清不喜禪者自尊其宗乃著書而抑之曰其傳法賢聖間以聲聞如迦葉等雖則廻心尚爲小智豈能傳佛心印乎即引付法藏傳曰昔商那和修告優波毘多曰佛之三昧辟支不知辟支三昧聲聞不知諸

大聲聞三昧餘聲聞不知阿難三昧我今不知我今三昧汝亦不知如是三昧皆隨吾滅又有七萬七千本生經一萬阿毘曇八萬清淨毘尼亦隨我滅固哉清也徒肆已所愛惡而不知大屈先聖吾始視清書見其較論三教雖文詞不嘉蓋以其善記經書亦別事之重輕不即非之及考其譏禪者之說問難凡數十端輒採流俗所尚及援書傳復不得其詳余初謂此非至論固不足注意徐思其所謂迦葉等豈能傳佛心印尤爲狂言恐其熒惑世俗以增後生末學之相訾不已乃與正之非好辯也大凡萬事理爲其本而迹爲末

也通其本者故多得之束其末者故多失之若傳法者數十賢聖雖示同聲聞而豈宜以聲聞盡之哉經曰我今所有無上正法悉已付囑摩訶迦葉傳曰我今所有大慈大悲四禪三昧無量功德而自莊嚴而迦葉比丘亦復如是又謂匏多爲無相好佛又謂僧伽難提者乃過去婆羅王如來降迹爲祖如此之類甚衆是豈非聖人欲扶其法互相尊敬而示爲大小耶楞伽所謂三種阿羅漢者一曰得決定寂滅聲聞羅漢一曰曾修行菩薩行羅漢一曰應化佛所化羅漢此羅漢者以本願善根方便力故現諸佛土生大衆中莊嚴諸佛大會衆故若大迦葉傳法數十賢聖者豈非應化佛所化之羅漢耶佛所化者宜其所有四禪三昧無量功德與如來不異也不異乎如來而傳佛心印孰謂其不然乎若商那曰阿難三昧而我不知我今三昧而汝不知云此恐其有所抑揚耳未可謂其必然經

曰入遠行地已得無量三昧夫入遠行地者蓋七地之菩薩也七地菩薩尚能得無量三昧而化佛豈盡不能得耶然佛之所傳心印與餘三昧宜異日而道哉夫心印者蓋大聖人種智之妙本也餘三昧者乃妙本所發之智慧也皆以三昧而稱之耳心印即經所謂三昧王之三昧者也如來所傳乃此三昧也清以謂餘三昧耶其所謂七萬七千本生經一萬阿毗曇八萬清淨毗尼亦隨我滅者此余未始見於他書獨付法藏傳云爾尚或疑之假令其書不謬恐非爲傳法賢聖不能任持而然也是必以後世群生機緣福力益弱不勝其教以故滅之方正像末法三者之存滅皆亦隨世而汙隆曷嘗爲其弘法賢聖而致正末者耶嗚呼學者不求經不窮理動謬聖人之意爲其說雖能編連萬世事亦何益乎書曰記誦之學不足爲人師清之謂歟

傳法正宗記卷第二

三

傳法正宗記卷第三

藤州東山沙門釋

契嵩 編修

天竺第十二祖馬鳴大士傳

天竺第十三祖迦毘摩羅大士傳

天竺第十四祖龍樹大士傳

天竺第十五祖迦那提婆大士傳

天竺第十六祖羅睺羅多大士傳

天竺第十七祖僧伽難提大士傳

天竺第十八祖伽耶舍多大士傳

天竺第十九祖鳩摩羅多大士傳

天竺第二十祖闍夜多大士傳

天竺第十二祖馬鳴大士傳

馬鳴大士者波羅奈國人也未詳其姓氏亦名功勝蓋以其夙有功德殊勝而命之然初詣富那夜奢尊者以問答有所合乃慕其道遂從之出家受戒夜奢因謂之曰汝夙世以有所愛被降梵天生於毗舍離國然其國有所愛被降梵天生於毗舍離國然其國有上中下三類人其上之者身有光明其衣食自然從念而得中之者身無光明衣食求之乃得下之者裸形如馬汝憫此類嘗以神力分身爲蠶其人得以爲服由是功德汝得復生今之中國方汝捨彼國時其馬人衆感戀汝德皆共悲鳴汝亦以偈慰之曰
我昔生梵天 為有小愛故 而墮毗舍離國與汝同憂苦 我見汝無衣 心生保善護示化於窯圍 當得諸濟度
偈已汝即此生以故得今馬鳴之號也然汝當轉法輪爲第十二世祖師尋以大法眼付之已而大士以其法遊化至花氏國方大興佛事雖三乘學人皆能度之一旦遽有一老